

是引导还是误导

——对京剧唱段引入中小学音乐课堂的几点质疑

□ 胡中生

内容摘要 近来,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了教育部在10省市中小学试点京剧教学的消息。此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举,固然值得肯定;但在15首京剧经典唱段中,样板戏居然选用了9首。无论从样板戏的艺术内涵、京剧选段的学习方法、还是京剧学习的教化作用来看,此举都是值得质疑的。

关键词 京剧 样板戏 教化作用

作者 胡中生,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200444)

2008年2月21日,各大媒体都报导了教育部在10省市中小学试点京剧教学的消息。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已修订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增加了有关京剧教学的内容,确定了15首京剧经典唱段作为中小学音乐课的教学内容,并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具体情况,将15首京剧唱段安排在一至九各年级。教材编写和光盘研制工作业已启动,试点的省市为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广东、甘肃,每个省市选择10所中学10所小学,试点工作从2008年3月到2009年7月,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广。15首京剧教学曲目分别为:一年级《报灯名》;二年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三年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甘洒热血写春秋》;四年级《接过红旗肩上扛》、《万紫千红分外娇》;五年级《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猛听得》;六年级《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你待同志亲如一家》;七年级《儿行千里母担忧》、《猛志在胸催解缆》;八年级《趁夜晚》、《这一封书信来得巧》;九年级《智斗》。

将京剧唱段引入中小学音乐课堂本是一件好事。它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向中小学生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从具体的角度看,这一举措对于那些浸淫于流行音乐的当代中小学生来说,可以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和领略京剧艺术,吸收更多的艺术养料。然而这样一件好事一见诸报端,即招致争议,且质疑

之声几大于赞成喝采之声。以梅葆玖为代表的43名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还以提案的形式向有关部门提出质疑。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京剧唱段要不要进中小学课堂,而在于京剧现代戏即所谓样板戏唱段,该不该在整个人选教学曲目中占如此大的比重。从教育部公布的唱段可以看出,总计15首唱段,现代戏占了9首。它们分别是《红灯记》2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老生)、《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旦角);《智取威虎山》1首:《甘洒热血写春秋》(老生);《沙家浜》3首:《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老生、合唱)、《你待同志亲如一家》(老生、老旦对唱)、《智斗》(旦角、老生、花脸对唱);《红色娘子军》2首:《接过红旗肩上扛》(旦角、合唱)、《万紫千红分外娇》(老生);《奇袭白虎团》1首:《趁夜晚》(花脸)。对于社会的普遍质疑,起先这套教材的主编、国家京剧院院长吴江还作了说明和辩解,《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对京剧进课堂应多些理解和宽容》的报导。但是,在前不久的两会期间,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在全国政协的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开始表示,将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在京剧教学中适当增加优秀传统文化曲目的数量。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也表示,如何从浩繁的京剧曲目中,选择适合青少年的唱段,这确实需要反复斟酌,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京剧院院长吴江也承认“现代戏唱段是多了点”。表面看起来,关于京剧唱段进中小学音乐课堂的争论似乎到此结束,事情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但笔者认为,尘埃并没有落定,因为这场争论的核心涉及到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样板戏”,应该用什么方法让孩子来学习接触京剧?这一问题确实有继续争论的必要。

二

第一，应该如何来看待“样板戏”？平心而论，以《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为代表的现代京剧，在其形成过程中，确实凝聚了许许多多艺术家的心血，使这些剧目无论在表演、唱腔、打击乐、配器等方面，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唱腔，在社会上流传相当广泛。从某种角度看，“样板戏”可以说是京剧艺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鉴于此，从中选几首代表唱段让中小学生学习了解其唱腔特点，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我们又必须同时看到，“样板戏”创作的年代，是艺术创造力受到禁锢和限制的特殊年代，当时第一流的京剧艺术家，纵有再好的艺术素养和创造能力，也无法逃脱时代的局限和人为的干涉。他们常常是怀揣颤栗之心，奉旨创作，其情景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因此根本无法自由舒展自己的艺术才能。这是“样板戏”艺术存在缺陷的一个根本原因。此外，由于流风所及，为了显示革命精神，“样板戏”正面人物唱腔多高亢激昂，豪放过头，委婉不足，即使像“风声紧”这样的唱段，前半段行腔低沉，充满韵味，末几句又如鹤鸣九皋，用高腔来表革命决心，使唱腔和人物的心境、所处环境很不协调。可以说，样板戏唱腔对京剧唱腔艺术的展示是片面的，它只是京剧艺术的“变体”，而非正格，无法代表京剧唱腔艺术的本质特征和神韵。

第二，如何来看待入选的15首唱段？对于入选唱段，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传统京剧、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唱段的比例严重失衡。15首唱段，现代戏占了9首，新编历史剧1首，传统唱段5首（包括以丑应工的《报灯名》）。二是编选态度不认真，唱段起名不规范，缺乏统一标准。有的按唱段所表达的内容来定名，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红灯记》）、《儿行千里母担忧》（《三家店》）等；有的按唱段的第一句唱词来定名，如《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铡美案》）、《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定军山》）；有的又掐头去尾，不用完整唱词，如《猛听得》（《穆桂英挂帅》）、《趁夜晚》（《奇袭白虎团》），让人感到随心所欲，不靠谱。作为教材，这样的编排是很不严肃的。三是新编历史剧入选唱段缺乏代表性。现在唯一入选的新编历史剧唱段是《猛志在胸催解缆》（旦角），这一唱段出自国家京剧院创排的京剧藏戏《文成公主》。这出戏本身的得失不在这里议论，必须指出的是它入选的依据是什么，是经典还是传唱广泛？而两者都不是。当唱段公布时，很多人都惊诧于这一唱段出自何典。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放着这么多优秀的新编历史剧的唱段不选，为何偏选一段生僻的、刚问世不久、非经典的《文成公主》唱段？难怪有人称此有失公正。四是在现代戏唱段中

有的唱词不合时宜，唱腔又怪，难学难唱，如《接过红旗肩扛扛》（《红色娘子军》）。这段唱腔设计虽然可能出自大师之手，但我们今天不必为尊者讳，这应该由当时的时代来承担责任。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竟以教科书的形式让孩子们来学唱这段怪腔，高喊：“放眼天下，风雷震八方，燎原烈火旺，工农齐武装！誓把那南霸天、北霸天、一切反动派统统埋葬！照耀着我们的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试问，这究竟合适不合适？

第三，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让中小学生学习京剧唱段？学校教育和仅凭个人兴趣学习不同之处就在于，学校教育讲究“蒙以养正”，即正规，而非“野路子”。学习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对孩子进行艺术启蒙教育，一定要遵循艺术规律。比如让孩子学习书法，总要从临摹“正书”开始，“正书”又称“楷书”，本身就有楷模的含义。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正书”，不知成就了后世多少既有深厚功底，又富有独创精神的书法大家。同样，让孩子接触京剧，也应该从京剧的“正书”开始。京剧唱腔的“正书”就是谭鑫培、梅兰芳、余叔岩，及其余绪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张君秋等大师留下的音像资料。周信芳当年给自己的儿子周少麟开蒙，不是让他学自己的麒派，而是为他延聘教谭余派的名师产保福、陈秀华、刘叔治；童祥苓拜马连良为师，马连良教他的也是余派戏《打棍出箱》。周信芳、马连良毕竟是艺术大家，他们是真正懂得艺术“蒙以养正”道理的。现在我们让孩子接触京剧，却弃大师留下的足以成为京剧唱腔楷模的音响宝藏于不顾，反将“样板戏”这种京剧艺术的“变体”指认为“正格”，将艺术特点同质性很高的“样板戏”唱段作为教学曲目，这不是对孩子进行京剧艺术入门的正确引导，而是误导。

第四，我们如何来正确估量京剧唱段的教化作用？任何戏曲的唱词，都表达一定的思想，并有着一定的教化功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又有着一个区别于话剧的重要特征，即唱腔大于唱词。当京剧专业演员、京剧爱好者在演唱某一唱段时，他的精、气、神主要集中在唱腔方面，唱词所要表达的思想往往退居次要地步。观众、听众在欣赏某一唱段时，所关注的往往是字正不正，腔圆不圆，唱词的内容大多是忽略不计的。所以京剧《窦娥冤》演到《法场》一折，当窦娥蒙冤被绑缚刑场，将要被开刀问斩时，窦娥唱〈反二黄慢板〉：“没来由遭刑宪受此大难，看起来世间人不辨愚贤。良善家为什么反遭天谴，作恶的为什么反增永年？法场上一个个泪流满面，都道说我窦娥死得可怜。眼睁睁老严难相见，霎时间大炮响尸首不全。”多悲愤啊，可是台下观众并没有完全沉浸在窦娥的痛苦之中，反而不时地鼓掌、叫好。这种喝彩叫好声，和舞台上演绎的故事是脱离的，

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政治与道德的思考^①

□ 左凤荣

内容摘要 在酝酿和实施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特别强调道德原则，强调人道主义。这首先源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特别是对斯大林的农民政策和斯大林对无辜者进行镇压的否定，他想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的形象，让社会主义为人服务。在改革过程中，苏联各种矛盾暴露出来，地方分离势力迅速发展。道德优先的政治理念阻止了戈尔巴乔夫用武力去维护国家的统一。苏联解体了，但没发生流血冲突。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俄国政治中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传统。他不仅注重目的的合理性，而且注重手段的合理性。

关键词 戈尔巴乔夫改革 政治 道德 目的 手段

作者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北京:100091)

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在把领袖人物当成英雄崇拜的同时，我们似乎并不计较他们用什么样的手段使国家强大或者用什么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我们所接受的理论是：政治与道德的实质是不同的，道德的实质是“爱屋及乌”、“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政治的实质是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有的只是永久的利益。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所以失败，是他在政治生活中遵循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原则，把政治跟生活搞混了。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这种行事原则呢？

戈尔巴乔夫试图用道德原则重塑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

法国政治学家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

结束时引用拉贝莱的名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人类历史上有过无数的王朝更迭、政权兴替，其原因可以总结出很多，但当权者的“无道”，即违背人类的普遍道德，如正直、诚信、公正、廉洁、仁慈、无私等，恐怕是共同的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发生危机的原因很多，与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不尊重人的生命和基本权利，不讲法治、滥杀无辜，曾制造大量冤假错案不无关系。戈尔巴乔夫的道德优先原则源于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和批判，目的是重塑苏联社会主义的新形象。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总书记，当时的苏联可谓危机四伏：国际上苏联几乎与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很糟，由于入侵阿富汗和击落韩国客机等事件的影响，苏联的国际形象很差，处于受各国谴责的境地。国内由于勃列日涅夫满足现状，歌舞升平，积累了许多矛盾与问题，经

甚至是南辕北辙的。难道是观众没有同情心吗？非也。这就是中国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时观众是为演员的程派唱腔叫好，窦娥的命运他们很可能并不十分关注。有专家称此为戏曲的“间离效果”、“善进善出”。因此，对于京剧唱段进中小学音乐课堂，大可不必对唱段的教化作用过分强调。让孩子学唱“苏三离了洪洞县”，是为了让他们学唱京剧的经典唱段，不必担心如何来向孩子解释苏三的妓女身份；同样，教孩子学唱《贵妃醉酒》，也没必要给孩子过多地讲解杨贵妃和梅妃争宠于唐明皇的故事。即便真的要讲教化，传统京剧中具有民族性精华的唱段也多得很，如《将相和》、《除三害》、《岳母刺字》、《罢

宴》、《赤桑镇》等。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读中学时，音乐课上就学过由李少春、袁世海演唱的京剧《除三害》，不仅艺术水平高，也有思想教育意义。当时，这段唱腔可是明白无误地印在音乐教科书上的。对此，今天《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编撰者是不是都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呢？！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在教育之本——课本的选用、编撰上，特别在我们面对传统文化承续的困惑和外来文化冲击的烦恼时，一定要深思熟虑。

编辑 阮子璠